

# 信仰的根基

周立民

## 因信未成義

自幼在基督教學校就讀，及至初中時，學校更十分注重基督信仰的培育工作，校內除不時舉辦傳揚福音的活動外，每年更定期一連三星期，由預備週、福音週到更進週，作為校內年度大事，在這三週內，牧師和傳道人透過講道和分享，呼召同學決志歸主，當我第一次接觸到主耶穌的救世福音後，深覺自己原是罪孽深重，心靈充滿罪污，非藉主基督耶穌的救恩，方能洗盡己過，潔淨靈魂。

然而，心田貧瘠，非但不生寸草，更充滿荊棘，更遑論讓福音的種子可以在我生命中開花結果。生活並無任何變化，唯一改變的，只是對於罪惡的敏感度，常常找牧師和團契的導師談話，以求得到進一步的認識，他們說那該是聖靈對人類良知的啟迪，因為決志當下，我已邀請了主耶穌進入我的心房中。然而，我那幻得幻失的感覺，以及面對扭轉生命罪性的無能為力，叫我一再懷疑自己可真的已屬於主耶穌基督？是否真的配稱作基督徒？

如是者過了兩、三年，每年的福音週，我都一再決志，一再成為慕道者，其實，都是在為自己找尋一個「新人」身份的幻像。後來，校內聘請了宣教士蘇恩覺任聖經科老師，當她知道了我這個「常新」者後，帶我參加校內組織的團契、祈禱會、查經班等活動，蘇老師很關心每一位同學，尤其是決志歸主的基督徒同學的屬靈生活，過了一段日子，她問我對信仰的體會，我提及參與不同信仰團體的活動後，在個人的靈修和祈禱中，很有種平安的感覺。她給我的回應是，信仰並不是由個人感受去確認，信心建立在感受上，也是十分不穩固的事，著我必須要多讀《聖經》，因為對於信仰的所有內容，都是建基於《聖經》的啟示之中。可是，我並不明白她實則所指，反而一再在所謂與感性相對的理層面上去推敲上帝的存有。但理性果真能了解創世和救世的奇工？

## 理性中迷失

雖然之後有一段日子，我當上了領禱員、團契幹事和陪談員，在一些信仰的問題上，也多能解答一些尚未決志的同學的難題，但由於更多時候是在所謂理智層面去探究上帝，最終我被自己所設的方向所誤導，隨著蘇老師離校重歸她的宣教工作後，我也離基督信仰越來越遠，領洗的計劃也一直未有落實，很多時候，更覺得那只不過是可有可無的無謂形式罷了！一直只以「口裏承認，心裏相信」(羅 10:9-10)，作為自己得救的憑據。對於主日崇拜及其他信仰活動的參與，亦漸次減少，甚至連基本的日常的禱告生活也沒有。

奇怪的是，基督新教中一直存有一個所謂四律

[\[http://www.greatcom.org/tradchinese/four.htm\]](http://www.greatcom.org/tradchinese/four.htm)的說法，簡言陳述個人得救的安排，但我一直都不能理解，尤其是第四律，所謂自我管理生命所產生的不安與混亂，而及基督管理生命而有真正的平安與喜悅，道理本來顯淺易懂，卻一直不明所以，至四五年後，在課本上讀到道家經典《莊子·逍遙遊》，其中論及「猶有所待者」之說與「彼且惡乎待哉」反詰的對比時，一切豁然開朗。為了要追求所謂的客觀或一種理性的體驗時，也更進一步肯定了可以嘗試在不同的宗教、思想和哲學中，尋求其他的答案。

然而，這段探索是曲折而漫長，我甚至開始懷疑自己的蒙召和過去的信仰生活，是否只出於一時的心理因素作祟，偶爾在聖誕及復活節期間參與崇拜，對於各種講道、證道，以及儀式，都以一種逆向思考的方式來加以否定，甚至以為禱告後的平安，只是被壓抑於潛意識中情緒的流露或重現，而產生的心理自療療效。再加上自己在人文學科的學習上，肯定了人的自由意志的價值，教會中牧師或傳道人回應科學[\[http://www.truth-monthly.com/issue107/0208bf01.htm\]](http://www.truth-monthly.com/issue107/0208bf01.htm)和

[http://www.woelife.com/html/bottom5/science\\_creation.html](http://www.woelife.com/html/bottom5/science_creation.html)

兩個網站對《聖經》的創世之說和科學對地球源起的討論及社會現象（在如下網站中 [\[http://www.wretch.cc/blog/pentecostal/14102250\]](http://www.wretch.cc/blog/pentecostal/14102250)），就有基督教對於精神病患者與人類罪性混為一談）時，那種削足適履的態度和反智的邏輯與推論方式，很令我反感。對於新教教會中一些蒙召的說法（如下網站台灣其中一個基督新教支派長老會對於新教內在對其他宗教的不同態度，當中「共同合作」與「成全重建」兩項，亦常為基要派份子攻訐的地方，雖則有關理念和落實有很大的商榷處，那短文中指出那種所謂「屬靈的優越感」卻是十分中肯的指陳

[\[http://liuguei.pctedu.org/chaitalk/sun/040926.doc\]](http://liuguei.pctedu.org/chaitalk/sun/040926.doc)），也十分抗拒，再者，若真的從《聖經》教導而言，「有信心沒行為都是死的」（雅各伯書 2:14），也更加肯定了人類意志的價值，這是我那時候的想法，所以，思想上更偏向於講求自救的儒家及佛教思想。

事實上，對於不同信仰和理念的認識，都沒有深厚的根基，那不過是出於個人的貪新好奇，因此，生出了一種膚淺的「殊途同歸」的體認，很容易也迷失在一片新紀元潮流中。有好些機會，讓我可以跟到一些赫赫有名的假師傅、假道學，但感謝上主，相信這確然是上主的安排，這些機會最後都因「機緣未到」而跟我擦身而過；而在追慕不同修行方式的熱情過後中，往往也基於所謂客觀、理性的探索，最終也對這些所謂方便法門作出質疑，尤其對於那些所謂大師，一再作個人崇拜，十分反感。

基於這種反覆的思考卻仍流於膚淺的體會，大概認為自己也可以另闢一條新路徑，以通達真理大道。然而，經過這種流離的信仰生活，也使個人帶著一種複雜

的背景，反而可以從更多角度來審視原先的信仰，因學業緣故在英國待了一年，對於古老教堂，尤其是聖公會和天主教那種如出一轍的陳設，以及那種宗教氣氛，很令我感受過去基督新教對天主教教會排拒，多少是帶著一種偏見，由那時起，我對於基督教的定義，已從新教拓展至天主教及東正教教會，認為這都是屬於天地間唯一上主的教會，也仍然深信基督耶穌的救贖，是最高層面、最為完全的救贖，但在生活層面而言，其實早已忘卻基督愛主愛人的教導，有時更違反了《聖經》中的教訓。我只追求一種自我的滿足和享受，甚至驕傲得以為我這被折的葡萄枝，可於另處扎根，成長自足。

### 絕對的仰賴

感謝天父的不棄不離，祂以自己的計劃來為我施行的救恩。家父生前，個性頑蠻無理，家母、姐姐和我終於決定捨他而去，如是者和父親經歷了四年多的彼此不相往來的關係後，有天竟然接到他的來電，說自己患了重症，需要親屬同意，醫院方能為他施行手術，原來父親患上末期肝癌。驚聞噩耗，方知我對父親的感情，在回家途上，忍不著的流淚。

女朋友的母親在這個時候給了我玫瑰經紙、一串唸珠和一封信，信中提及女朋友剛離世的婆婆，如何在天主的恩寵下走完了最後一段路，並著我借玫瑰經，向那早已被我違忘和背叛的天父祈禱，我深知那全能的上主是任何人在面對生死是唯一的仰賴和依靠，也是盼望的所在，我一個段落一個段落的學著，由信經開始，提綱挈領地概括了基督的信仰，明確地從我心內那紛繁雜亂的信仰體系中，廓清了真神的創世與救世的認知，重新面向父神時，我不知應說甚麼，尤如我在醫院初見父親時的尷尬，唸著玫瑰經中天主經的段落，新教稱之為主禱文——這個自幼稚園開始就在學習的禱文——從這個時候起，我感受到從未有過的平安，也懊悔這些年來，都弄不明白這段本是由主耶穌親自教導不懂如何向天父禱告的門徒，原是世上最珍貴的禱文，在那個時候，像我這樣一個已忘了如何禱告的人而言，是最為適切和恰當的。帶著懺悔的心情，為了父親祈願，不獨為著他健康，更為他靈魂的救贖，因為他的疾患，只加深了他對家人和世界的恨意，我知道若沒有上主的求贖，他只會含恨而終，叫他連最後的平安也失卻。

期間，參與了女朋友的婆婆的百日紀念彌撒，主持彌撒的恩保德神父向我們說不需要再為婆婆祈禱了，因為她已主懷安息，得到了全然的平安，當要請婆婆為我們的需要轉求代祈，我向婆婆請求，願父親也可安然離世，並於臨終前獲享平安，並得救贖。

父親在完成了初步化療後回家，由於他早已與母親離異，而只有我可以常侍在側，然而，他雖已病入膏肓，個性仍然不改，那種暴躁、野蠻，很令旁人難受，使我有再離他而去的打算，但我深知這次離去，將會是永別，這只會為我留下遺

憾，一直在旁支持著我的女朋友，自小領洗但並不虔誠，卻竟然一再提點我，叫我要沉著氣，好帶父親到基督的跟前，回到天父的身邊，看在上主的份上，為了父親的救贖，我任由父親申說他的牢騷、不滿，以及種種的無理責難，我仍然嘗試著在最後關頭，希望能一盡己責，彌補過去的不孝，更為重要，是我知道沒有任何理由，要我為著個人意氣，妨礙臨終病患的父親去認識天主。病情愈趨惡化，父親脾氣更壞，更沒有精神，也沒有心情再去應對探病的朋友，但我深知有違他老人家的意思，也請了恩保德神父來探望他，神父沒有提及任何信仰的問題，只是握著父親的手向他安慰和問好，然而，父親淚流滿面，不斷為恩神父的慰問稱謝，我沒有問他真正的原因，我猜想那大概是他對塵世的不捨。

我與父親都出自同一所母校，他年輕時也曾參與過基督教教會，後來也是最終沒有紮根，但他對於神父的印象較牧師為佳，過了幾天他問我恩保德神父的原名，之後，他出現了鮮見的溫柔，一再著我要保重，要小心身體，更向我說了一番像懺悔似的話：「年輕時，我以為自己是正確的話，就會堅持到底，認為他人全都是錯的，引起很多爭執，現在回想起來，那是無必要的執拗，我若是正確的話，也不代表其他人是錯的。」

病後父親要多餐小食，常要在深夜進餐，有一晚，又到了月中的時候，扶著他走到飯廳，感覺到那消瘦不小的臂膀，我心中一沉，那該是我最後把握著他的時機，難得一次父子在家中散步，我開了窗，沒有多話，只讓他再看夏夜的圓月，他沉吟了一句：「月很圓，是十五了！」一點微風，也吹倦了他。病情急轉直下，2006年7月16日早上，父親由救護車送進了醫院，晚上十時過後，醫院來電說父親心跳開始下降，趕到醫院後，父親心跳和呼吸都沒有了，我只恨自己雙腳走得太慢，忙亂中又在醫院走錯了方向，似乎一直守候在旁，為要送他老人家最後一程的心機是白費的了！我傷心得緊，恩神父趕到以後，著我安靜下來，問我是否可為父親施洗，我不明白是否仍然有用，但神父的意思是父親剛離世不久，是仍可為他施洗的，施洗以後女朋友和她的母親也從後趕到，我們圍著父親唸我剛學懂的玫瑰經，家母也來到醫院，漸漸，接駁著父親的心跳反應器上出現了不規則的躍動，時快時慢，隨誦經聲而起伏不斷，待結束禱文以後，心跳反應器上回復平靜的直線——這與女朋友婆婆的臨終的情況相似。父親的後事，一切也按天主教儀式而安排，為求在周六出殯，以便親友到場弔唁，設靈的地點再三改動，最終，連安葬的地方，都跟婆婆的相同。

### 預支的恩寵

辦妥父親的後事，我不斷在思想父親究竟是如何走著最後一程路，天主是否真在回應著我？其實，那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既然如此，何以我要盲目地推翻信仰？更何況父親雖一直為癌症所折磨，卻一直沒有太大的痛楚，這卻是不能否定的事實，且父親確實是安然離世，沒帶半點痛苦。

關於天主教的信理和禱告方式，對我這半個新教教友而言，心底多少有點欲迎還拒。感謝天主！天父透過種種生活和經歷，要我逼視著種種信仰的問題，像在陪伴著父親期間，有關玫瑰經的禱告方式，我雖然在一面學習，亦有很大感受，但另一方面，也在不斷疑惑這是否合乎《聖經》根據，不斷透過一些書籍和相關網站，來了解這些問題——那往往是涉及基督新教對天主教的質疑。這一切其實是幫助我進一步去了解信仰，即使那時我尚未領洗，但已在玫瑰經的禱文以及諸聖相通的寶庫中，預支了天主的恩寵。若我仍抱有懷疑，那我是犯下了對聖神的褻瀆！

期後，接到恩神父的來電，著我參與聖若翰堂的慕道班，我覺得當是時候回應天主多年以來的召叫，但由於仍帶有那種個人主義的觀念來生活，只把焦點放於領洗聖事，對於其他聖事和彌撒，我並沒有在意，甚至打算領洗以後，只是當一個隨心參與彌撒的平信徒。然而，在一年半左右的慕道班中，導師潘國忠先生和其他傳道員的培育下，既把焦點放在《聖經》和耶穌的教導上，以及教會如何透過種種禮儀，來回應基督所建立的聖事，有不少學習和啟發。

在踏入正式慕道時期，我已不能不投入於彌撒每個環節之中，甚至在聖體聖事上，每當主持彌撒的神父，在唸著成聖體聖血經，重複耶穌在受難前向門徒所說的：「你們大家拿去吃，這是我的身體，將為你們而犧牲；你們大家拿去喝，這是我的血，生而永久的盟約之血，為大眾傾流，以赦免罪惡」，總有極大的感動，感受到耶穌的偉大，為著罪人而犧牲，卻被祂所愛的罪人陷害、侮辱和傷殺，卻是為著洗淨人類的罪過，叫人與天主和諧，為叫人與人的共融，分享了自己，捨棄了個人生命……

### **真正再慕道**

釋奧期期間，有傳道員問及如何得知自己是被聖神充滿，很多新教友也認為那該是一種平安、平靜的感覺。我當不能否認，那個人的感受，也當可作為聖神降在的一種參照，然而，當現在仍為受著新紀元衝擊的年代，而大家又是處身在繁忙、雜亂恰又份外講求寧靜、寧謐、安靜的都市中

（<http://www.douban.com/review/1001172/>），所謂的平安，是否可以隨時被某種靈修方式或心靈治療，甚至只是眾多消費文化中，一項迎合大眾對紓緩緊張、以達致鬆弛效果的要求的商品或服務所取代？感謝天主，蘇老師對我的勸戒——別以個人感受去確認自己的信仰——成為了這次真正再慕道進程中的座右銘。

在慕道班中好些論及祈禱的環節，以及在彌撒開始前，都提及當要收斂心神，很特別的是這也喚起了初中時，在團契中導師教導如何為祈禱作準備的記憶，其實在這個過程中也可以得著了所謂平靜的感受。在此，我當不敢否認聖神的恩

惠，而是要點出個人的感受，確實無從分辨上主的恩澤，當然，我們也該為心中存在的那片平靜而感恩，此處更要說明的是：天主是絕對、永恆的，但人的感受和性善，卻是相對的和浮動的；不可靠那常變而薄弱的感覺，去確認永恆而實存的天主，那終會為感受所誤，而步上忽略從天主而來的恩寵的歧途。過去我就是以為這種感受，可以作為得救的憑藉，以致自己就沉迷於一種好些東方宗教靈修的方法中而不能自拔。

可是，若以為借理性就可以穿透真理，那恐怕也只是緣木求魚。當過去我被告誡，勿以個人感性面去體驗天主，或檢驗信仰時，我以為理知是一個穩固的盤石。但若果真正具備理知的人，當知所謂以知性去探求信仰，也同樣是偏於一隅，充其量只可以觸碰到信仰的邊緣——與宗教有關的種種思想和教義，以及相關的形式和禮儀，或者，那種借理知而作反覆的思量和考察，可以成為出色的學術報告或論文，但卻未必有助於對天主的欽崇和愛德精神的實踐。理知之於科學、哲學等方面的發展，當是最核心部份，然而，那適用於的範疇，並不見諸可以通達信仰——真正的理知，當可以見到科學並不適於解釋信仰，信仰能也不能成為科學的答案。因為信仰與科學，兩者所屬層面根本不同，故此，兩者是並存而無矛盾或衝突可言，若真任何互駁的情況，那大概是由於人的錯誤理解，把兩者混淆所致。如上舉兩個有關基督新教討論創世的觀點，以及自己過去借對人文哲學的推理而對天父的誤解，成為了這次再慕道的鑑戒。

在慕道班中，為〈信仰與理性〉這題目提出了專門的單元。理性在信仰上的重要性，在於那理解、分析、推論等，並有助進入哲學的層面，但要再達致信仰的領受，卻不得不回歸到信仰的根基——信德。

打從中學時期，蘇老師著我少談感覺而多讀《聖經》，重點也是放於基督徒對吾主耶穌的信心。天主教教會稱為信德，在諸聖的敬禮中，也特別是指出軟弱渺小的人，可以帶著信德以對天主的仰賴，最受稱譽的，也就是信德之父亞巴郎及信德之母聖母瑪利亞。那種「對於啟示的天主該盡『信德的服從』」（參閱：羅一 5；羅十六 26；格後十 5-6）：人因此服從，自由的把自己整個託付給天主，「對於啟示的天主應盡理智與意志的信從」，並甘心情願順從由天主而來的啟示。為達成這種信德，需要天主聖寵的引導和幫助，並需要聖神的內在助佑。聖神感動人心，使人歸向天主，開人心目，並賞賜『人人信服真理的甘飴』。為達到啟示更深的了解，同一聖神常不斷地用自己的恩惠，使信仰更完善。」（〈第一章 論啟示的本質〉，《啟示憲章》，<http://www.ccreadbible.org/Members/Bona/For-Bible/DV>）只有具備信德，基督的救恩和信仰，方能在心田中扎根。

在這個基礎上，也自會明白，不論是感性層面，如浸潤於平安的感覺中，甚至有靈慰的感受；或是理知上的理解，豁然領悟，又或者是其他任何探求真理和天主

的方式，那也不可能不是天主的恩寵；然而，即使沒有特殊的體會或領悟，憑藉信德，個體仍是可以在於全然生活於天主的恩寵之中。

今年復活期領洗後，可以說成為了近 20 年來不斷慕道的一個總結，然而那卻是永遠帶著更新的自覺而開放給天主。憑藉信德，每次的彌撒和靈修，甚或每次的禱告，那作為從由凡俗中重新面向天主時，所必須經過的一重門檻——感謝、省察與祈求。然而，這一切需由信德而來，卻也是出於聖神的恩寵與召叫。

### 信仰的現實 現實的信仰

自領洗及初領聖體以後，生活像是遇著更大的障礙——個人不同角色的扮演——似乎沒有那一面是做得出色和及格。

當我期待著聖體以後，可獲更大的力量去處理好難每星期要面對各種各樣的難題時，越發顯得乏力，箇中的故事，不便也不必盡述，在此是要舉出，這是得力於基督的至聖聖體內的恩寵，讓我透過不同的挫敗，認清個人的渺小和愚昧，有助讓我認清天主父乃是成事的主，一切並不任由人的（自作）聰明而為，也不因應自以為是的公義而決定，種種的不順遂，也讓我深切明白，虛心神貧與信德原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憶及慕道班內的學習與認識，感謝潘國忠老師多次坦誠地提及，基督信仰並非是讓我們單純的獲享安慰與平安，更非只是對妻財子祿現世物質幸福的追求，事實上，信仰更為生活於世信徒帶來更大的挑戰，那並非就出於現實中戲劇性的爭鬥，或與他人的矛盾，那屬靈的爭戰，更多是潛藏於心底中，是人類內在原始罪性、私慾偏情與基督教誨的真理間的抗爭，然而，藉上主的引領，憑信德的跟隨，到達自省和神貧的境地，會發現那一切挑戰，可以由和平的君王，吾主耶穌基督的愛與救贖來平息，只要我們能真心信服於祂的能力與教導，也只有經歷過這種屬靈的爭戰後，才有真正的平安。

如今，我更感謝天主，領洗前後的經歷，無論環境順逆，都充滿著天主的恩寵與教導，也感謝在聖神在我流散的途上的庇蔭與引領，諸聖的轉求，以及這些年來教會內的牧師、傳道員、神父和教友的分享與教導和代禱。